



读经之美，期待真正枝繁叶茂

文化聚焦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20年前，一场自诩“通向圣贤”的儿童“读经运动”，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关注。这场运动呼吁要让儿童13岁前“完全在我们的老师、家长优良的带领之下”，阅读经典，涵养性情，成为“大才”的苗子。

20年后，最早一批“读经运动”的拥趸者们，逐渐有了自己的思考与反省，甚至一些接受过“纯读经教育”的孩子与家长纷纷现身说法，或褒之，或贬之，掀起一场场有关“读经运动”大讨论。

儿童“读经运动”再掀讨论

在海南大学古典学课堂上，时常可以偶遇慕名前来“求学问道”的学生家长，张丽（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曾是位空姐，透过口口相传，得知海南大学有不错的古典学教授，便打听了课表，前来蹭课，以期课上课下，可从教授口中探得儿童国学教育真谛。

原来，自从有了小孩，张丽便停薪留职在家相夫教子，机缘巧合下，发现学过《弟子规》之后，自家孩子会变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于是就想要进一步了解如何教育小孩学国学。一开始她只是想把读经作为孩子的辅助教育，走访过几家读经学堂后，竟逐渐有了让孩子脱离“体制”，接受纯读经教育的冲动。

张丽并不是个特例。10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一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

虽地处偏远，海南也未能免俗地卷入这场运动，在海口居民住宅区内，也开办着约四五家“读经学堂”，大概有百余名学龄前、学龄后学生正在接受“私塾”般的“读经教育”。

这些“纯读经学堂”核心观点认为：在13岁之前，孩子记忆力最好，这时只需埋头读经，不讲解，不识字，等他理解力慢慢起来了，孩子自己会慢慢理解，领悟其中的智慧。至于识字，读得多了，自然就认识了，是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现）”。

如今，这一理论成了反思“读经运动”的争议焦点。在反对者眼中，海口孔子学堂校长田桂良儿子的例子，成了被该理论所害的“铁证”，称：“他（田桂良）的儿子4岁开始读经，读了7年，把《论语》、《易经》等经典背了一遍遍，依然不认字，开卷不能阅读。”

对此，田桂良并不否认孩子在读经初期认字较少，却也直言，“他并不比同龄接受常规教育的孩子差”。在他看来，读经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也许一开始由于孩子是通过读经识字，没有通过识字卡的孩子认字多，但时间久了，就能看出后劲，比如，“我15岁的女儿情况就不错，不仅不比同龄的孩子认字少，而且文言文、现代文也都能开卷阅读。”

那么通过读经教育，孩子能否成为文化“巨人”呢？海南大学教授张江南一直致力于东西方经典文化研究，在他看来，读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重建工作，今天真要做，只能是私下的、以家庭和个人间自由协作为形式，在业余时间完成，最主要是家庭和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读经不能作为主要教育内容，只能是辅助性的。因为这些东西作为文化修养可以，但不足以承担现代生活和工作，只能是调剂性的。”

别让读经扛了背书的黑锅

张江南的观点，代表了一些文化学者对读经教育的主流态度。就连张丽也曾在大课堂上，得到类似回复——不建议孩子接受纯读经教育。

甚至有古典学教授言辞激烈地说道，“那根本不是‘读经运动’，形象地说，这只是‘背书运动’。”或许，当我们讨论“读经教育”时，要让读经的归读经，背书的归背书，绝不能让读经扛了背书的黑锅。

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结集成《论语》；朱熹注释《论语》，写就《论语集注》。在海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滕琪看来，传、注、疏本经典的一部分，抛开解经来谈读经教育，根本就是伪命题。2007年，滕琪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出站，开始执教于海南大学，并担任海南大学社团组织“三味书社”的指导老师，带领一些学生共同读经、解经。

“我原本对读经有偏见，可2012

年加入‘三味书社’后，恰恰是经典改变了我。”徐轩原本是海南大学工科专业学生，“同其他理科生一样，觉得文科无用”，然而研习经典之后，徐轩不仅感受到经典文化的“无用之美”，更是从热门专业“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改考了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

“三味书社”有不少像徐轩这样的理工生，几年读经后，改考了中国哲学方向的研究生。对此，滕琪认为，读经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真正的“教育—文明基础”。对青年学子来说，读经为他们提供了接触伟大经典的机会，正是那些伟大心灵留下的伟大经典，才是学生们真正的老师，才是他们文化生命的根基与开端。

也许，没有这一“根基”，没有读经文化的“无用之美”，文化生命之树就不可能枝繁叶茂，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仍要研读经典的意义。

海口孔子学堂的学生们正在学习。（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学慎始习
以古典“观照”现实

■ 张杨

自觉研读古传经典，绝非发好古之幽情，而是既关乎一个人的自我教育，又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未来。

往大了说，现代性处境下的中国，西方技术理性“启蒙”所带来的问题凸显，研读古传经典可以为孩子赢获反省现代生活的眼光与思想资源，以古典“观照”现实；往小了说，学慎始习，童子雕琢必先雅致，从经典入手，也能涵养孩子高贵的品质、豁达的胸襟，在将来面对自己的生活，解决各种问题时也更加敏锐、通透。

古典文本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譬如《论语》为篇篇中第三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完全可以给当前海口“双创”工作一个很好的启发：单纯用政策和刑罚来进行管束，人们虽免于受罚，但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耻辱之感；而用德行和礼制来引导，人们才会真正从内心认同，心悦诚服。海口“双创”以来，用更为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诸多不文明行为，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出现了诸如暴力抗法等不和谐的画面。而《论语》这一章正好给我们一个提示，“双创”初期严格的“政”与“刑”是必要的，但在一定阶段之后则要逐渐转变思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市民才能“有耻且格”。

不过，尽管经典教育是值得提倡的，但当很多商业化气息浓重

的机构打着国学的幌子，却扔掉书本反而以传教式的手段尊孔拜孔，不仅客观上形塑着封建时代的臣民人格，更从根本上背离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同时，一些根本没有专业基础的，钱穆是怎么说的，南怀瑾是怎么说的，李泽厚是怎么说的，这些都是比较通俗的白话版本，深入浅出非常易懂；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或想再学深一点，还有朱熹、何晏、皇侃、刘宝楠、程树德等诸多版本。通过对参这些名家的版本有什么不同，学问本身就是一个提升。

总之，传统文化的学习不能仅停留在礼仪的表面形式，更是穿不穿汉服、拜不拜孔子的问题，而是在于是否踏踏实实地以正确的方式读书，阅读中西方传承下来的经典作品，阅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沿革，他们才能够更加智慧地认识这个世界，迎接他们自己的现代性生活。（作者为海南省国学教育协会执行会长）

学者
论经对话刘兴林：
国学文化的“正确打开方式”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不断高涨，也促使了读经热的产生。然而，一些盲目读经、死记硬背的方法也频遭质疑。那么，到底该不该读经？要读，应该怎么读呢？

为此，海南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海南经济学院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刘兴林，请他为读者支招、学习国学文化的“正确打开方式”。

记者：现在有些家长想对孩子进行国学文化教育，您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读什么文本好？从哪方面入手比较好？

刘兴林：家长重视国学教育是深谋远虑。家长要率先垂范，涉猎国学名著。根据年龄大小，宜从传统蒙学起步，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等，其中蕴藏着大量的人文知识。进而阅读优秀诗选本，培养欣赏情趣，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然后阅读原典专选本和原典译注本，如《左传选》、《史记选》、《论语》、《孟子》等，逐步深入。

其次，要选择好的注本或译本，重视名家译注。阅读要有明师引导，明师不等于“名师”。名家明师功底深厚，视野宽广，治学严谨，训释准确，不至于误人子弟。荀子说：“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就是说，学习良师益友的为人和学说，可望成就高

尚的人格，获得普遍的知识，适宜社会的需要。

记者：有些家长干脆让孩子脱离传统的教育体系，直接送进私塾里接受“古典教育”。您觉得对于孩子而言，怎样的“古典教育”是适合的？

刘兴林：“古典教育”还是要立足于教育体系改革，培养国学师资，增设国学课程。中小学语文课古代诗选篇从未间断，但缺乏系统，喜好跟风，忽视伦理教育。

师范院校不设国学专业和国学课程，相关专业的古代文、史、哲课程被大量压缩，导致基础教育缺乏国学师资。民办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首开私学之风，冲击官学与世袭制度，是民办教育的光辉起点。近年来私塾教育和书院文化异军突起，弥补了现行教育体系的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国学教育应该始终坚持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如果只看到国学教育的商机，以赚取学费为目的，以复古形式代替传统文化教育，不分精华糟粕，一起灌输，一味训练学生循规蹈矩，惟命是从，而不重视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那就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差甚远了。

记者：现代人接受国学文化教育，意义何在？

刘兴林：“国学”特指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即经、史、子、集的原典及其历代解读，是中国古



国学经典。

代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的综合载体。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华夏传统文化相对于西学而称为“国学”。国学是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华夏子孙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的根与魂。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影响最大，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道家区分“道德仁义礼”。其中“礼”只是外在的形式，并不是内心的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外在形式的“礼”，但如果仅仅停留“礼”，那就只是皮毛而已，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欧洲文艺复兴借助于研究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来传播人文精神，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现代中国人接受国学教育，提高人文素养，弘扬华夏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人民性、坚韧性和包容性，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时讯

“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万宁
这里是真正的
诗意栖居地

■ 本报记者 赵优

山离海，或许有一丈远，而诗与生活，只有一尺远。日前，“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海南万宁，来自省内外20多位著名诗人齐聚一堂，以诗为媒，领略万宁的瑰丽自然和人文风情，进行采风 and 文学创作。

12年来，中国诗歌万里行已先后走进全国20多个省市，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文学活动品牌。而此次万宁行是中国诗歌万里行的第88站，是2013年走进三亚后第二次走进海南。

诗歌与海南，仿佛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近年来，两岸诗会、青春诗会等一系列活动在海南举办，规模也逐渐扩大。通过与内地文化组织的对接，更多的一线诗人走进海南，成为前所未有的诗歌盛宴。

“很庆幸我们有热爱文化、热爱诗歌的一群人，他们非常珍视海南的本土文化与诗意生活。”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代青年杂志社总编辑雁西是此次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海南万宁活动的主要倡导者、策划者和组织者。在他看来，诗人间的交流、创作中的采风以及诗歌的传播是不可或缺的，而海南作为远离大陆的岛屿，更需要新鲜文化的引进。

活动中，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副主任、原《诗刊》主编、鲁奖评委叶延滨和杨海蒂、周占林、萧萧、沙克等国内活跃在诗坛一线的名著诗人，以及梅国云、艾子等海南本土诗人作家相聚万宁，在行走中产生诗意。

海浪翻卷，沙滩湿软，日月湾的夜晚格外原始和纯粹。趁着月色捉螃蟹，这件童年乐事让诗人们彻底回归本我，无所顾忌；徒步看日出，让诗人们尽情领略自然的和谐与美妙。登上山岭，诗人们品读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摩崖诗词，聆听海南第一山上每一块石头，触摸东山岭摩崖石刻岁月留下的痕迹，感知历史的沧桑和厚重；观兴隆热带植物园，诗人们在植物大观园里与植物为友，认真记下每一种热带植物的名字……

“尽管海南来过多次，但万宁日月湾的海浪却告诉我这里才是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副秘书长周占林说。

《我们的长征》出版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0月27日，南海出版公司推出《我们的长征（青少年党史认知全彩绘本）》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

该书以长征中的重要事件为主线，用彩色手绘插图再现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并选取长征亲历者的口述故事，重现那段铁马冰河的峥嵘岁月。图文结合的形式更适于青少年阅读。同时，充分利用二维码拓展内容，实现有内容、有深度、有趣味的阅读，青少年可以通过这些拓展内容加深对红军长征的认知和理解。

“墨化雨林”水墨中国画
作品展省博开幕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日前，以海南山水、植物为主打内容的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韩潮个人国画展在海南博物馆展出。

本次展出的作品共有76幅，多为韩潮近几年的写生作品，且主要以水墨山水为主，黑白之间展现海南秀丽壮美的雨林风光。霸王岭的雨林与岩石、陵水的吊罗山、昌江的林木，韩潮以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海南的山水和植物，其代表作有《纵姿》、《景在山外》和《墨化雨林》等系列产品。

据介绍，韩潮是海师美术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从东北到海南工作已有13个年头，在教学之余坚持美术创作的探索和实践，深入海南中南部山区写生，运用北派山水画的表現技法和中国画的表現手法，创作了一批以表现海南山水和花卉的国画作品，描绘了海南特有的热带雨林地貌风情，作品构图形式感强，花鸟画作品表现语言细腻、简练。

关注文化周刊
扫描二维码